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人民出版社

马 克 思

哥 达 纲 领 批 判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版 社

KARL MARX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马 克 思  
哥 达 纲 领 批 判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人 民 教 育 印 刷 厂 印 刷  
根 据 1965 年 3 月 第 1 版 重 排  
1971 年 5 月 北京 第 2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 · 600 每 册 0.65 元

# 目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 .....	3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5月5日) .....	5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	8
一 .....	8
二 .....	21
三 .....	24
四 .....	25

## 恩格斯论哥达纲领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 .....	35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10月11日) .....	4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10月12日) .....	4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月7日) .....	51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月15日) .....	53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3日) .....	54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11日) .....	5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91年2月11日) .....	60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 .....	62

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91年3月4日) .....	66
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1年5月1—2日) .....	67

## 录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 .....	73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1875年在哥达通过) .....	76
释 .....	79

# 哥达纲领批判<sup>1</sup>

卡·马克思写于1875年4月—5月初  
载于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8期，并作了某些删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德文版第2卷译出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 1875 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sup>2</sup> 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sup>3</sup> 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

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sup>4</sup>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sup>5</sup>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sup>6</sup>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非常糟糕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sup>7</sup>去。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sup>8</sup>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sup>9</sup>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 —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

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

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sup>①</sup>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象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

---

<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私有者。——译者注

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sup>①</sup>。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

---

<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译者注

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

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sup>①</sup> 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

---

<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译者注

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

**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sup>①</sup>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sup>①</sup>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

---

<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译者注

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

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sup>10</sup>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sup>11</sup> 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象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

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sup>12</sup>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象《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sup>13</sup>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

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sup>14</sup>！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sup>15</sup>

##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sup>16</sup>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sup>①</sup>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sup>17</sup>。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

---

<sup>①</sup> 引自歌德的诗《神圣的》。——译者注

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象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件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

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详细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sup>18</sup>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末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

## 四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

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

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米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sup>①</sup>、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sup>6</sup>、和平和自由同盟<sup>13</sup>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

---

<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没有：陈旧的。——译者注

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sup>①</sup>——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象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sup>19</sup>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

---

<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们不能。”——译者注

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 项第5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象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sup>20</sup>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象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sup>①</sup>，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

---

<sup>①</sup>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译者注

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 2. “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 3.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 4. “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

#### 5. “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 6. “有效的责任法。”

应该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顺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劳动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 恩格斯论哥达纲领

1

2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sup>21</sup>

茨威考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

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 1869 年的爱森纳赫纲领<sup>22</sup> 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sup>19</sup> 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象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sup>6</sup> 携手合作了这么多年呢？《人民国家报》<sup>23</sup> 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sup>24</sup> 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 1 到 5 和 1 到 2，这七项要求中没

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sup>25</sup>。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sup>26</sup> 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 1869 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象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 1870 年至 1871 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

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sup>16</sup> 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sup>27</sup> 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sup>28</sup> 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sup>29</sup> 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

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象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象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

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sup>30</sup> 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

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sup>31</sup>。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象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

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象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sup>①</sup>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

---

<sup>①</sup>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译者注

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直率地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 41 号。

#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5年10月11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白拉克：

我对您最近一些来信（最后一封是6月28日）回答迟了，第一是因为马克思和我有六个星期不在一起，他在卡尔斯巴德，我在海边，我在那里看不到《人民国家报》<sup>23</sup>，第二是因为我想稍微等一下，看看新的合并和联合委员会<sup>32</sup> 的实际情况如何。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实行合并，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结果把事情全搞糟了。本来可以认为这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向对方说出来或表示出来。可是在那样搞了以后就得永远拿一个错误为另一个错误辩护。既然合并代表大会已经在腐朽的基础上召开了并且也四处宣扬了，他们就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它失败，从而不得不在本质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您说的完全对：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如果以后垮掉的**只是**不可救药的狂热分子，而不是他们的所有拥护者，我将感到高兴，因为这些拥护者本来很干练，他们在良好教育下是可以成为有

用的人的。这要取决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和条件。

这个经过最后修改的纲领包括下面三个组成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如果两个派别实行合并，那末写入纲领的应该是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是有争论的东西。然而我们的人竟容许了这些，甘心情愿地通过了卡夫丁轭形门<sup>33</sup>；

2. 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 一些多半是从《宣言》中抄来的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命题，但是作了这样的修改，只要仔细一看，全都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如果不懂得这些事物，那就不要触动它们，或者把它们从那些懂得这些事物的人那里逐句地抄下来。

幸而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在其中领会出它本来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去公开分析这些奇怪的命题中任何一个命题的真实内容。这就使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同时，这些条文不能译成任何一种外文，除非硬写成明显的胡言乱语，或者是给它们掺进共产主义的含义，而后者是朋友和敌人都会做的。我自己在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翻译这个纲领时就不得不这样做。

就我所看到的委员会的活动来说，不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攻击您的和伯·贝克尔的著作的事件<sup>34</sup>；如果它没有

实现，这与委员会无关。第二，宗内曼（马克思在旅途中曾遇到他）说，他曾建议瓦耳泰希为《法兰克福报》<sup>24</sup> 撰稿，但是委员会**禁止**瓦耳泰希接受这个建议！这比书报检查制度还要厉害，我不明白瓦耳泰希怎么能容忍这种禁令。真蠢！他们倒是应该设法使得《法兰克福报》在德国各地都有我们的人为它服务！最后，拉萨尔派的成员在建立柏林联合印刷所的行动，在我看来也不是很有诚意的：我们的人在莱比锡印刷所轻信地赋予了该委员会以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而柏林人却要在**强迫**之下才这样做。不过，我对这方面的详情不十分了解。

委员会的活动很少，而且正象这几天曾在这里的卡·希尔施所说的，它只是作为通讯机关和问讯机关混日子，这倒也好。委员会的任何积极的干预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看来人们也感到了这一点。

同意在委员会中有三个拉萨尔分子，而只有两个是我们的人，这是何等的软弱！

总之，我们看来受了一点损失，虽然损失还是相当重的。我们希望，事情不再发展下去，同时希望，在拉萨尔派中间的宣传能起到作用。如果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sup>35</sup>以前情况不变，事情就会好转。不过，施梯伯和特森多尔夫<sup>①</sup>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活动，到那时候就会看清哈赛尔曼和哈森克莱维尔是些什么东西。

---

① 施梯伯是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特森多尔夫是普鲁士国家检察官。——译者注

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他和我衷心问候您。有便时，请告诉我们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情况。莱比锡人<sup>36</sup> 同这件事有很深的关系，所以不向我们说明真相，而党的**内部**事情正是现在更加不公开了。

忠于您的 弗·恩·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sup>35</sup>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就共同的纲领达成协议，那就应当在纲领中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双方不一致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绝对正确的和唯一的良药。让别人把“铁的工资规律”<sup>16</sup> 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纲领的这

一部分是卡夫丁轭形门<sup>33</sup>, 我们党就从这下面爬向神圣拉萨尔的赫赫声名;

2. 民主要求, 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 向“现代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 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 一般的原理, 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 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 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 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sup>①</sup> 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 他就会把这个纲领加以逐句研究, 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 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 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 其中断言: 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 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 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 而胡说“劳动的解放”, 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分自由了!), 从而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 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 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 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 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

---

<sup>①</sup> 指《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问题上所达到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三个是拉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处于少数地位。委员会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欣慰的：1. 决议没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著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说这个决议撤销了，那末这与委员会无关，也与李卜克内西无关；2. 禁止瓦耳泰希接受宗内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sup>24</sup> 记者的建议。这是宗内曼亲自告诉路过那里的马克思的。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耳泰希对委员会不是嗤之以鼻而是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象《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 斯图加特

1891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昨天我挂号给你寄去了马克思的手稿<sup>①</sup>，这份手稿看来会使你感到高兴。在神圣的德意志帝国，我怀疑这份手稿能照这个样子发表。请你从这个角度看一遍，把你担心而又可以删略的地方删掉，用省略号代替。至于从上下文来看不能删略的地方，请你在校样上标出，尽可能用几句话把你担心的理由告诉我，我再来酌情处理。凡是改动的地方，我要加上括弧，并在我的短序中说明：这是改动过的地方。因此，请把长条校样寄来！

但是，发表这份手稿，除了警察当局以外，可能还有某些人不赞成。如果你认为不得不考虑这一情况，那就请你把这份手稿挂号转寄给阿德勒<sup>②</sup>。在维也纳那里，大概可以全文刊印（可惜，关于宗教需要的精彩地方除外），但无论如何总是会刊印出来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告诉你的我

---

① 指《哥达纲领批判》。——译者注

② 维克托·阿德勒（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译者注

这个十分坚定的意图，会使你完全避免任何非难。既然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那末，在德国本国，就在专门为了刊登这类东西而创办的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sup>37</sup> 上发表，岂不好得多。

为了给你准备这份手稿，我中断了关于布伦坦诺的写作<sup>38</sup>；因为我在这篇关于布伦坦诺的著作中需要利用手稿中关于铁的工资规律<sup>16</sup> 的评述，而且无须费很大气力就可以同时把全部手稿整理出来。我原想在本周内搞完布伦坦诺，但是又来了这么多事，又要处理这么多信，恐怕搞不完了。

如果有什么困难，请通知我。

.....

你的 弗·恩格斯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

1891年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你从随信寄去的校样中可以看出，我不是不近人情的，甚至还在序言中加了几滴使人镇静的吗啡和溴化钾，希望这对我们的朋友狄茨的多愁善感会起一定的抑制作用。今天我就给倍倍尔写信。以前我没有同他谈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愿意使他在李卜克内西面前感到为难。那样，倍倍尔就有责任把这件事告诉李卜克内西，而李卜克内西——从他在哈雷所做的关于党纲的讲话<sup>39</sup>来看，他已经从手稿中作了一些摘录——会采取一切办法阻挠手稿的发表。

如果“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象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这句话在文中不能保留，那就把加了着重号的几个字删掉，用省略号代替。这样，暗示就会更加微妙，而且仍然十分清楚。可以设想，这样一来，此处就不会引起怀疑。

其他地方，我都按你们的要求做了，而且你看，甚至比你们要求的还多。

.....

你的 弗·恩·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 斯图加特

1891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以为，马克思的文章发表以后，给我们的信件会接连不断地飞来吗？恰恰相反，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

星期六，我们没有收到《新时代》<sup>37</sup>，我立刻就想到是否又出了什么事情。星期日，爱德<sup>①</sup>来到这里，并把你的信给我看了。我以为，禁止发表这篇文章的手法还是得逞了。星期一，《新时代》终于收到了，不久以后，我发现《前进报》<sup>40</sup>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既然反社会党人法式的行政措施没有奏效<sup>41</sup>，那末这一大胆的步骤就成为这些人所能采取的上策。而且，这一步骤还有一个好处：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奥古斯特<sup>②</sup>由于最初的惊恐所谈到的那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不管怎样，产生这种惊恐，首先是因为担心文章发表后，若是我们的敌人利用了怎么办？此文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会使我们敌人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译者注

② 奥古斯特·倍倍尔。——译者注

的进攻锋芒减弱，也使我们能够这样讲：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这也正是这些人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的正确立场。

因此，对你采取某种强制性的措施，也并不那么容易。我曾请你在必要时把手稿寄给阿德勒；一方面这是要对狄茨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要为你解脱责任，因为我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也给奥古斯特写了信，说明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如果还有什么人负有责任的话，那只有狄茨。他知道，在这类事情上，我对他总是好商量的。我不仅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缓和了他提出的某些地方，甚至还缓和了另外一些地方。如果他标出更多的地方，那也会给予考虑的。但是，狄茨认为无可非议的地方，为什么我不保留下来呢？

其实，惊恐之余，除了李卜克内西，大多数人都会感谢我发表这篇东西。它使未来的纲领免除任何不彻底性和空洞的言词，并且提出了他们<sup>①</sup>中间大多数人未必敢于主动提出的无可争辩的论据。人们没有责备他们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没有修改这个不好的纲领，因为他们当时不能这样做。而现在，他们自己放弃了这个纲领。至于十五年前实行合并时，他们很不高明，竟然受了哈赛尔曼等人的蒙骗，这一点，老实说，他们现在满可以坦率地承认。总之，纲领的三个组成部分：（1）道地的拉萨尔主义，（2）人民党<sup>6</sup>

---

<sup>①</sup> 指爱森纳赫派。——译者注

式的庸俗民主主义，（3）谬论，——并没有因为它们作为党的正式纲领保留了十五年之久而变得好些。如果今天还不能公开指出这一点，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要是听到什么新消息，请告诉我们。

多多问候。

你的 弗·恩·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 斯图加特

189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的两封来信已收到，十分感谢。倍倍尔和席佩耳的信现退还。

柏林人还在继续对我进行抵制，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他们显然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然而，《汉堡回声报》<sup>42</sup>发表了一篇社论。如果考虑到这些人还受到拉萨尔主义的强烈影响，甚至还相信既得权利体系<sup>43</sup>，那末，这篇社论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从这篇文章和《法兰克福报》<sup>24</sup> 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敌对报刊的攻击即使还没有筋疲力竭，也已经达到了顶点。只要顶住这种冲击，——据我看，直到现在这种冲击是很软弱的——人们就能很快从最初的惊恐中镇静下来。但是，阿德勒的驻柏林记者（阿·布劳恩？）却因为我发表这份手稿竟向我表示感谢。<sup>44</sup> 再有两三起这样的反应，反抗就会瓦解。

1875年5—6月间，他们对倍倍尔隐瞒、而且是有意地隐瞒了这份手稿，这在倍倍尔告诉我他的出狱日期是4月1日时，我马上就清楚了。我还写信对他说，他**应该**看到这

篇文章，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情况”的话。对这个问题，如有必要，我将在适当时候要求对我作出答复。这个文件长期在李卜克内西手里，白拉克费了好大劲才从他那里要了回来。李卜克内西想把这个文件一直保留在自己手里，以便在最后修改纲领时加以利用。至于如何利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请把拉法格的文章<sup>45</sup>的手稿按挂号印刷品寄给我，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他的关于帕德列夫斯基的文章相当好，对于驳斥《前进报》<sup>40</sup>对法国政治的失实报道是很有用的武器。总之，威廉<sup>①</sup>在这方面很不走运。他到处吹捧法兰西共和国，而他自己的特约记者盖得却到处骂法兰西共和国。<sup>46</sup>

据席佩耳说，党团准备发表一项声明<sup>47</sup>，对此我根本不予理睬。如果他们愿意，我准备申明：我没有向他们请示的习惯。至于发表这份手稿他们高兴与否，这跟我毫不相干。我乐意为他们保留就这个或那个问题表示异议的权利。如果情况不致发展到我非对声明表态不可，我是不会想去答复的。我们就等着看吧。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准备给倍倍尔写信，因为，第一，他本人应该先告诉我，他对这个问题的最后意见是怎样的；第二，党团的每一项决议都是全体成员签名的，不管表决时是否每个成员都表示赞成。不过，如果倍倍尔以为我会让自己卷入一场不愉快的论战，那他就错了。要我卷入这场

---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译者注

论战，首先他们要说一些我不能置之不理的谎言等等。相反地，我简直是满怀和意，也没有任何理由发火，我渴望架设任何一种桥梁——浮桥，机架桥，铁桥或石桥，甚至是金桥，以便跨越倍倍尔隐约看到在远处可能存在的深渊或鸿沟。

真奇怪！现在席佩耳写道，许多老拉萨尔分子以自己的拉萨尔主义感到自豪，而他们在这里时<sup>48</sup>，却异口同声地断言：在德国再没有拉萨尔分子了！这种说法正是使我打消某些疑虑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现在倍倍尔也认为，许多好同志受到很大挫伤。这样的话，本来就应该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我。

其次，如果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还不能直截了当地谈论拉萨尔在理论上的胡诌和妄测，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然而，当时由于反社会党人法<sup>41</sup>的存在，党本身及其执行委员会、党团以及其他等等，除了因为通过这样一个纲领而受到谴责（而这是无法逃避的）外，没有受到任何其他谴责。在这项法令实施期间，根本谈不上修改纲领的问题。而法令一废除，修改纲领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你的 弗·恩·

#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月16日的来信收到了。

.....

在《新时代》<sup>37</sup>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你已经读过了。这篇文章起初使德国社会党的统治者大为恼火，现在看来开始逐渐平静下来。相反地，在党内——老拉萨尔分子除外——这篇文章却很受欢迎。维也纳《工人报》<sup>49</sup>（你将在下一邮班收到）驻柏林记者竟感谢我为党做了这件事<sup>44</sup>（据我猜测，是阿道夫·布劳恩，他是维克多·阿德勒的内弟，李卜克内西的《前进报》的助理编辑）。李卜克内西当然要大发雷霆，因为整个批判就是针对他的，而且正是他伙同好男色的哈赛尔曼一起炮制了这个腐朽的纲领。人们最初的惊恐我很理解：这些人以前总是要求“同志们”只能最温和地对待他们，而现在他们竟受到这样无礼的对待，连他们的纲领也被斥为十足的谬论。在整个事件中一直表现得很勇敢的卡尔·考茨基在给我的信中说：党团打算发表一项声明<sup>47</sup>，

说明发表马克思这篇文章事先没有通知他们，他们不赞成发表。这样，就让他们聊以自慰去吧。但是，他们这样做大概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如果党内赞成这篇文章的人日益增多，并且他们认识到，“这会给敌人提供反对我们自身的武器”的叫嚷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在此期间，我受到了这些先生们的抵制，这倒也好，因为可以使我少浪费一些时间。反正这种状况不会继续很久了。

.....

你的 弗·恩·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 斯图加特

1891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我们还是再来谈谈马克思的信吧。

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老实说，当我准备发表这个文件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已经非常坚强，足以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党在目前也一定经受得住这种在十五年前使用过的直率的语言，以后将可以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其实，这句话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维也纳的《工人报》以及《苏黎世邮报》<sup>50</sup>说了。

你在《新时代》<sup>37</sup> 第 21 期上承担起发表的责任<sup>51</sup>，对你来说，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毕竟是我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至于细节，那末在这方面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所反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经删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标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尽可能地考虑；我一向用事实向你们证明我是好商量的。但是，至于说到主要之点，那末**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而且，李卜克内西在哈雷做了报告<sup>39</sup>——这个报告一部分是他从马克思所写的批判中抄录来的并放肆地当做自己的加以利用；一部分是不指名地针对这份手稿进行论战，——马克思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会拿自己的原稿来对这种篡改表示异议，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的。

你说，倍倍尔写信告诉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激起了老拉萨尔分子的恼怒。这是很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经过，在这方面倒是值得启发他们一下。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已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二十六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sup>41</sup>

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sup>52</sup> 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 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评价而感到自己受到挫伤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来了解拉萨尔，而且还是通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

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判断，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赋予别人以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 I 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在国会党团里有人要求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非常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个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出现了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呢？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想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本身总不会叫树木长得戳破了天。

《前进报》上的那篇文章<sup>47</sup>很少能触动我。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按自己的看法叙述事情的全部经过以后，再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一并予以答复。将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只要纠正几个不对的说法（例如，好象是我们不愿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马克思的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如果不再发生新的攻击或出现错误的论断，迫使我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想，在我这方面就以这个答复来结束现在这场争论。

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sup>53</sup>。可是今天又收到了费舍的信，他也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sup>54</sup>！

你的 弗·恩·

#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1年3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2月19日的来信收到了。在这期间，关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对于在《新时代》<sup>37</sup>上发表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信深为不满一事，你大概已经听到很多了。这个文件所引起的波动至今尚未平息。我暂且让这些人出出丑，而在这一方面，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sup>40</sup>上也卓有成效。到时候，我当然要答复他们，但避免不必要的谩骂词句，不过没有一点儿讽刺也未必能行。自然，所有在理论方面值得重视的人都站在我这一边——只有倍倍尔除外，他确实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地感到我挫伤了他，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整整一个月因为忙于工作没有看《人民报》<sup>55</sup>了，所以不知道这场风暴在美国有否反应。在欧洲，拉萨尔派的残余大发雷霆，这些人在你们那里也够多的了。

.....

你的 弗·恩·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 林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今天答复你3月30日和4月25日的两封来信<sup>56</sup>。欣悉你们美满地度过了银婚，并产生了对未来欢庆金婚的憧憬。衷心预祝你们俩如愿以偿。在我——用德骚老人的话来讲——被魔鬼抓走之后，我们还长久地需要你。

我不得不再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谈谈马克思的纲领批判。“对发表纲领批判这件事本身，谁也不会反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李卜克内西永远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同意发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1875年以来，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只要一提到《纲领》，他就想起这个批判。他在哈雷的讲话<sup>39</sup>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批判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华而不实的文章<sup>47</sup>，只不过表明他对这个批判心怀鬼胎。的确，这个批判首先是针对他的。根据这个合并纲领的腐朽的特点，我们过去认为他是该纲领的炮制者，而且我至今还这样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毅然采取单独行动。如果我能只同你一人讨论这个文件，然后立即把它寄给卡尔·考茨基发表，我们两小

时就能谈妥。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关系和党的关系来说，你也必须征求李卜克内西的意见。而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也是清楚的。或者是文件不能发表，或者，如果我仍然把它发表的话，那就要发生公开争吵，至少是在一个时期内，而且和你也要争吵。我并没有说错，下述一点可以证明：你是4月1日出狱的，而文件上所注的日期是5月5日，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解释，那显然是**有意向你隐瞒了**这个文件，而**这只能是李卜克内西干的**。但是，你为了和睦相处竟允许他散布谣言，说你因为坐牢而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同样，为了避免在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这个文件发表以前，看来你也得考虑李卜克内西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你也注意到，我考虑了事情可能发生变化。

我刚才又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也许再删去一些也无碍大体。但可删的肯定**不多**。当时的情况怎样呢？草案一经你们的全权代表通过，**事情就已成定局**，对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譬如我查到的1875年3月9日《法兰克福报》<sup>24</sup> 所了解的差。因此，马克思写这个批判只是为了拯救良心，丝毫不指望有什么效果，正如结尾的一句话所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所以，李卜克内西大肆宣扬的“绝对不行”只不过是夸口而已，这一点他本人也很清楚。既然你们在推选你们的代表时疏忽大意了，继而为了不损害整个合并事业又只得吞下这个纲领，那末你们确实也不能反对在**十五年后**的今天把你们

在最后决定以前得到的警告公诸于众。这样做，既不会使你们成为蠢人，也不会使你们成为骗子，除非你们奢望你们的正式言行绝对不犯错误。

诚然，你没有读过这一警告。而且报刊也谈到过这一点，因此，比起读过这个警告而仍然同意接受该草案的那些人，你的处境就非常有利。

我认为附信十分重要，信中阐述了唯一正确的政策。在一定的试行期间采取共同行动，这是唯一能使你们避免拿原则做交易的办法。但是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不想放弃促成合并的荣誉，令人诧异的只是，他那时候没有做出更大的让步。他早就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接受了地地道道的合并狂，并且一直抱住不放。

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可以用适当的缓和的形式讲出来。他们的“严密组织”已自然而然地彻底崩溃。因此，李卜克内西以拉萨尔分子牺牲了他们的严密组织为理由——事实上他们已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来替自己全盘接受拉萨尔信条进行辩解，这是很可笑的！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

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措词含糊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成“劳动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由于他确认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至少象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至于谈到对拉萨尔的攻击，我已经说过，对我来说这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的全部基本用语和要求，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拉萨尔派所能够保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牺牲，的确一点也没有牺牲。为了使他们获得圆满的胜利，你们采用了奥多尔夫先生用来赞扬拉萨尔的歌功颂德的押韵词句<sup>57</sup>做你们的党歌。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十三年内，在党内反对对拉萨尔的迷信当然没有任何可能。但是这种状况必须结束，而我已经着手进行。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同拉萨尔有

过个人交往并崇拜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所有其他的人对拉萨尔的迷信**纯系人为的**，是由于我们违背自己的信念对它采取沉默和容忍的态度造成的。因此，这种迷信甚至也不能以个人感情来解释。既然手稿是发表在《新时代》<sup>37</sup>上，也就充分照顾了缺乏经验的和新的党员。但是，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这样做，每次总得要触犯一些善良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们对此要大发怨言一样。在此以后，如果他们说什么马克思嫉妒拉萨尔，而德国报刊甚至(!!)芝加哥《先驱报》<sup>58</sup>（该报是为在芝加哥的地地道的拉萨尔派办的，他们的数目比在整个德国还要多）也都随声附和，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责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神圣的斐迪南·拉萨尔，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

再者，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

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不愉快的事，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们根本想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时，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象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在一起（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却是他那个了不起的纲领促成的！）并使他们如此紧密联合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

弗·恩·

## 附录

###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

- I. 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
- II. 社会民主工党的每一成员必须竭力实现如下各项原则：
  1. 现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因而必须最坚决地反对。
  2. 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是为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斗争，而是为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
  3. 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附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在通过合作劳动消灭现今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条件下，争取使每个工人获得充分的劳动收入。
  4. 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解决取决于后者，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可能。
  5. 鉴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只有当工人阶

级共同地和统一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社会民主工党承认自己是统一的组织，但是它也使每一个成员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为整体的利益服务。

6. 鉴于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任务，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涉及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党认为自己是——在结社法允许的限度内——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拥护它的一切努力。

### III. 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

1. 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在国会、各该邦的议会、省和区的代表机构以及其他一切代表机关的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当选的代表应给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薪俸。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即提出和否决议案的权利）。

3. 废除等级、财产、出身和信仰的一切特权。

4. 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

5. 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6. 实行国民小学的义务教育，以及一切公立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

7. 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建立陪审法庭和专业法庭，实行正式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实行免费诉讼。

8. 废除一切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法律；实行正常劳动日制度；限制妇女劳动，禁止儿童劳动。

9. 取消一切间接税，实行单一的直接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

10. 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1875年在哥达通过)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普遍有益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即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按照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属于每个人。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在用于公益目的的条件下对总劳动实行集体调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来粉碎铁的工资规律，废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但是它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工人

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以便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把下列各项作为国家的基础：

1. 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享有秘密投票和义务投票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选举日或投票日必须定在星期日或节日。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

3.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

4. 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探讨和自由思想的一切法律。

5. 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6. 通过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在一切学校实施免费教育。宣布宗教为私人之事。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要求：

1. 本着上述要求的精神尽可能扩大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

2. 向国家和地方缴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现行的、特别是加重人民负担的间接税。
3. 保证无限的集会结社的权利。
4. 实行同社会需要相适合的正常劳动日。禁止星期日劳动。
5. 禁止童工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6. 实行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通过工人选出的人员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施有效的雇主责任法。
7. 调整监狱劳动。
8. 工人的互助基金和救济基金完全由工人自己管理。

## 注 释

1 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的发展的重大贡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典范，于1875年4—5月初写成，并于1875年5月5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给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于1891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序言。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1891年2月2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缓和某些最尖锐的地方。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一文件是同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的。——第1页。

2 在哥达代表大会上（1875年5月22—27日），德国当时存在的两个工人组织——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的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第3页。

3 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于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议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被通过（《爱尔福特纲领》）。——第3页。

4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是于1872年9月在同巴枯宁作斗争的标志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多数拥护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立场。巴枯宁被开

除出国际。——第 4 页。

5 指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1873 年苏黎世版。——第 5 页。

6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 1865 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1866 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这支左翼赞同人民党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的意图，后来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它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后，于 1869 年 8 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第 5、27、36、55 页。

7 指由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 1872—1875 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第 6 页。

8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社，它附属于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第 7 页。

9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它是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于 1875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第 7 页。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76 页。——第 19 页。

11 指 1874 年 1 月 10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第 19 页。

12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曼讽刺地称为马拉。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是从 1871 年至 1876 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袖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 20 页。

- 13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 1867 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 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第 20、27 页。
- 14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 1871—1872 年，俾斯麦企图同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一个正式协定，目的是要共同迫害革命运动，特别是第一国际。1873 年 10 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所谓三国同盟，即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国政府之间一旦发生“欧洲动荡”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第 21 页。
- 15 马克思指的是 1875 年 3 月 20 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同时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 年至 1918 年在柏林出版。——第 21 页。
- 16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工人读本》，拉萨尔 1863

年 5 月 17 和 19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 年苏黎世版第 15—16 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第 22、38、48、52 页。

- 17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 年杜伊斯堡版第 144—161、180 页 («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 S. 144—161, 180) 上所发表的言论。——第 22 页。
- 18 《工场》(«L'Atelier») 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月改选一次。——第 25 页。
- 19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第 28、36 页。
- 20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 30 页。
- 21 这是弗·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18—28 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它同卡·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 1875 年年初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1875 年 3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是写信的直接原因。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 1875 年 5 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中批

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只是过了三十六年，这封信才第一次发表在 1911 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一书的第 2 卷中 («Aus meinem Leben», Teil 2, Stuttgart, 1911)。——第 35 页。

- 22 指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熟悉的爱森纳赫党。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见本书第 73—75 页。——第 36 页。
- 23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 1869 年 10 月 2 日至 1876 年 9 月 29 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 年 7 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由威·李卜克内西掌握。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第 36、44 页。
- 24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的简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報；从 1856 年至 1943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1866 年起用这个名称)。——第 36、46、50、57、68 页。
- 25 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 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 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 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 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 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第 37 页。

- 26** 即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 13。——第 37 页。
- 27** 见注 16。——第 38 页。
- 28** 见《资本论》第 1 卷第 7 篇。——第 38 页。
- 29** 恩格斯指的是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 年不伦瑞克版 («Der Lassalle'sche Vorschlag». Braunschweig, 1873)。——第 38 页。
- 30** 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71—198 页)。——第 40 页。
- 31** 恩格斯指的是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导言中所说的话, 该书第一卷于 1873 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8 卷第 655—708 页)。

《民主周报》(«Demokrit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工人的报纸; 该报用这个名称从 1868 年 1 月至 1869 年 9 月在莱比锡出版, 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从 1868 年 12 月起, 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该报受到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影响, 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 该报开始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 宣传国际的思想, 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 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69 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 并改名为《人民国家报》(见注 23)。——第 41 页。

- 32** 在哥达代表大会上, 由两个合并的组织的代表组成了党的领导机构。委员会由拉萨尔派的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德罗西和爱森纳赫派的盖布、奥艾尔组成。——第 44 页。
- 33** 公元前 321 年, 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 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中击败了罗马军团, 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 这对战败的军队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 意即遭到莫大的侮辱。——第 45、49 页。
- 34** 指委员会建议从党的文献目录中删除下列批判拉萨尔的几本著作: 伯恩哈特·贝克尔的《斐迪南·拉萨尔悲剧性死亡的真相》, 1868 年什莱茨版; 《拉萨尔在工人中进行鼓动的历史》, 1874 年不伦瑞克版; 威廉·白拉克的《拉萨尔的建议》, 1873 年不伦瑞克版。——第 45 页。

- 35** 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于 1877 年 1 月 10 日举行。——第 46、48 页。
- 36** 恩格斯所说的“莱比锡人”，指的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以及《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第 47 页。
- 37** 《新时代》(«Die Neue Zeit»)——1883—1923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917 年以前，考茨基担任编辑。1885—1895 年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给编辑部以指示，对于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也给予激烈的批评。——第 52、54、60、63、66、71 页。
- 38** 恩格斯指的是他不久以后发表的著作《布伦坦诺反对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891 年汉堡版。——第 52 页。
- 39** 指威廉·李卜克内西于 1890 年 10 月 15 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参见注 3)。——第 53、63、67 页。
- 40**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于 1891 年 1 月 31 日和 1891 年 2 月 1 日和 3 日先后在《新时代》杂志第 18 期和《前进报》上发表。  
《前进报》(«Vorwärts»)——1876—1878 年在莱比锡出版，1891—1933 年在柏林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1876—1878 年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莱维尔领导；1891—1900 年由李卜克内西单独领导。——第 54、58、66 页。
- 41**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阻挠《新时代》杂志第 18 期发行一事，该期刊载了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
- 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的**反社会党人法**，是俾斯麦政府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 1878 年 10 月 21 日实施的。其效力每 2—3 年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 1890 年 10 月 1 日废除。——第 54、59、63 页。
- 42** 《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从 1887 年起在汉堡出版；社会民主党的日报。——第 57 页。
- 43**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s») 这篇社论(载于 1891 年 2 月 8 日《汉堡回声报》第 33 号)，指出了恩格斯发表的马克思这封关于纲领的信件对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谈到既得权利体系，是指 1861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拉萨尔那本

同名著作中阐述的“既得权利体系”；拉萨尔按照他的唯心主义观点，从哲学和法学的角度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法的关系。——第 57 页。

- 44 据来自柏林的一则通讯（载于 1891 年 2 月 6 日维也纳《工人报》第 6 号）报道，恩格斯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件——马克思对 1875 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党纲领的《批判》。通讯的作者指出了恩格斯的功绩，他写道：恩格斯“正是在现在，正是在需要十分明解地、毫不妥协地确定我们党的理论基础的时刻，把这一《批判》公诸于世”。——第 57、60 页。
- 45 这里提到的保·拉法格为《新时代》写的那篇文章，没有在该刊发表。它发表在 1892 年《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 16 卷第 93 期，题为：《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La théorie de la Valeur et de la plus-value de Marx et les économistes bourgeois»）。——第 58 页。
- 46 茹·盖得在他的通讯《法国来信》（«Briefe aus Frankreich»）（载于 1891 年 1 月 28、30 日《前进报》第 23、25 号）中，揭露了以孔斯旦、鲁维埃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所谓的“机会主义派”）损害共和国声誉的、镇压国内工人运动的政策。——第 58 页。
- 47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于 1891 年 2 月 13 日在一篇编辑部专论《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一封信》（«Der Marx'sche Programm-Brief»）中表明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正式态度。该文激烈反对马克思对拉萨尔的评价，用“绝对不行”来同马克思这样的权威的建议相对抗，并且赞成党不顾马克思的批评而通过纲领草案的行动。——第 58、60、65、67 页。
- 48 1890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初，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保·辛格尔曾到恩格斯家里作客；他们到伦敦，是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1890 年 11 月 28 日）。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见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爱·马克思-艾威林、约·白恩士、威·梭恩和肯宁安-格莱安，就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问题，特别是就加强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政党和团体之间国际联系的方式问题，交换了意见。——第 59 页。
- 49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维克多·阿德勒于 1889 年在维也纳

创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第 60 页。

- 50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 从 1890 年起在德累斯顿出版；社会民主党的周刊；后来改为日报。

《苏黎世邮报》(«Züricher Post»)——1890 年 12 月—1891 年 4 月在苏黎世出版；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第 62 页。

- 51 《新时代》(1890—1891 年第 1 卷第 21 期)转载了 1891 年 2 月 13 日《前进报》第 37 号的社论(见注 47)，杂志编辑部除写了引言外，还加了下列说明：“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只有我们才负有把它公诸于世的责任。”——第 63 页。

- 52 指的是 1845—1854 年拉萨尔以律师身分办理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第 64 页。

- 53 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1891 年第 4 版的准备工作。——第 65 页。

- 54 在 1891 年 2 月 20 日的信中，理·费舍把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决定通知恩格斯，并请他写序言。——第 65 页。

- 55 《纽约人民报》(«New-Yorker Volkszeitung»)——从 1878 年起在纽约出版；是由左尔格创办和领导的。——第 66 页。

- 56 在 1891 年 3 月 30 日的信中，奥·倍倍尔说明了他长期以来保持沉默的原因，他写道：在马克思关于纲领的那封信发表后，他不愿直接答复，因为不同意该信发表的方式；其次，他在议会活动方面又有很多工作。倍倍尔认为，发表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致白拉克的附函是不妥当的；据他看来，附函所涉及的不是党的纲领，而是党的领导。他不同意发表的理由主要是：这样会向敌人提供反对社会党人的武器，而对拉萨尔的尖锐批判又会触动目前在党内的那些过去的拉萨尔分子。

在 1891 年 4 月 25 日的信中，倍倍尔向恩格斯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特别是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区矿工的罢工情况。他认为这次罢工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次罢工对那些已在寻找借口压制工人不满的矿主们是有利的。面对可能发生的警方的挑衅（五一节前夕更是一触即发），党的执行委员会警告矿工们不要过早行动。——第 67 页。

- 57 这里指的是 1876 年 11 月 4 日奥多尔夫为纪念斐迪南·拉萨尔的忌辰而写的序诗。——第 70 页。
- 58 《先驱报》(«Der Vorbote»)——从 1881 年起在芝加哥出版；无政府主义的德文报纸。——第 71 页。

